

蘇共會復生嗎？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前蘇共中央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聯人民代表、著名歷史學家、現任俄羅斯社會主義勞動黨主席之一的羅伊·麥德維杰夫(Roy A. Medvedev)，過去對蘇共多所批評，但蘇共解體後，他卻認為黨還存在著，還有很多刊物，很多黨員還要建立更新的共產黨。他肯定地說，在俄羅斯將來要建立的絕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①

重建共產黨組委會成員、社會倡議基金會機關報人民報主編謝·斯克沃爾佐夫說，共產主義思想並未死亡，也不可能被扼殺。幾百萬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者還在活動。數十萬黨的基層組織也不願停止活動。^②

俄共中央第一書記庫普佐夫(V. A. Kupsov)在一次會議上說，黨不應自行解散，地方黨的結構仍然存在，大多數黨委會仍在工作，一個復興蘇共的自下而上的運動正在展開。看來，他們現在和將來還會以各種方式繼續鬥爭。^③

龐然大物的蘇聯共產黨突然解體，自然有不少人耿耿於懷，上引種種絕非只是幾個人的觀點，在俄羅斯聯邦或舊蘇聯地區，抱持著同樣看法與想法的恐怕還大有人在。可是，蘇共真的能夠復興或復生嗎？對這個問題確實有注意研究的必要。

註① 「羅伊·麥德維杰夫，「談蘇共失敗的原因和蘇中改革」，言實整理，國際共運史研究，北京，一九九二年第四期，第六〇～六二、二七頁。
註② 轉自蘇宣，「蘇聯共產黨人在繼續進行鬥爭」，政黨與當代世界，北京，一九九一年第十二期，第四～五頁。
註③ 同註②。

蘇聯共產黨過去是蘇聯境內唯一的合法政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中，曾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決議：

立刻解散一切派系組織，委託各級黨組織嚴格注意，禁止任何派系活動，凡不執行決議者，均應立即開除出黨。一九二四年史達林解釋列寧的黨說：

黨是意志的統一，是和派別組織的存在不相容的。^④

過去，蘇共內部權力鬥爭不斷，但不可能有明顯的派別存在。戈巴契夫倡導民主化、公開性，一九八八年六月的第十九次全蘇黨代表會議中，就有了爭吵與對立。一九九〇年二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中，黨內派別業已形成，彼此意見壁壘分明。這次全會通過戈巴契夫所提「關於蘇共中央對黨第廿八次代表大會的綱領草案」（或稱行動綱領草案），主張放棄一黨專政。二月廿七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保障共產專政的憲法第六條條文修正為：

蘇聯共產黨、其他政黨、勞動組合、青年組織、社會團體與大眾運動，通過人民代表大會選出自己的代表，或以其他形態，參與國家政策的作成及國家與社會之運作。

這意味著蘇聯要採多黨制，此後蘇共面臨的是不僅黨外有黨，而且黨內也有黨了。提前於一九九〇年七月召開的第廿八次代表大會，也就成了百家爭鳴的大會。

大陸人士俞汲深在「蘇聯共產黨人在危難中鬥爭」一文裡透露，早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的俄羅斯共黨中央全會中，就已有人大聲疾呼和敲醒警鐘。如托木斯克（Tomsk）省委書記就在會上指出，蘇共受到會被消滅的威脅。並且說，消滅蘇共有兩種方式：一是「文明的方式」，即「通過一個泛自由主義性質的綱領來取代共產黨員的理想」；另一種是「不文明的方式」，即「用違反憲法的行動來宣布蘇共非法」。俞文也提到，蘇聯推行多黨制後，共產黨外有幾百個大大小小的政黨，蘇共內部也形成好幾個黨派。^⑤

說蘇共面臨著分裂和被消滅的危機，並非空谷來風，而且這危機大多是來自黨內。由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〇年，先後有不少加盟共和國發表獨立宣言或主權宣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日立陶宛共產黨、一九九〇年三月廿五日愛沙尼亞共產黨、同年四月十四日拉脫維亞共產黨，先後宣布脫離蘇共獨立；六月十九日至廿三日，俄羅斯共產黨召開代表大會，另立中央。這些都會加深蘇共的危機。

註④ 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三集（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輯印），第一三九頁。

註⑤ 俞汲深，「蘇聯共產黨人在危難中鬥爭」，政黨與當代世界，瀋陽，一九九一年第十期，第八〇九、二一頁。

蘇聯共產黨本是在俄羅斯共產黨的基礎上擴大而成的。過去，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黨中央委員會，唯獨俄羅斯例外，因為蘇共中央本來就是俄共中央。一九五六年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時，於二月廿七日在蘇共中央設立俄羅斯聯邦局，由蘇共第一書記黑魯曉夫兼任該局主席。

一九九〇年六月，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員召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二、七四四人，於廿日以二、三一六票贊成，一七一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票，通過成立「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選出若干中央委員，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那次大會也就成爲該黨的成立大會。六月廿二日，選出保守派的克拉斯諾達爾邊區（Krasnodar Krai）黨委第一書記波洛茲科夫（I. K. Polozkov）爲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第一書記。

俄羅斯聯邦原爲蘇聯的母體，其幅員廣大、人口眾多，黨員人數也爲各加盟共和國之冠。據較早時期即一九七六年元月的統計資料，全蘇聯共產黨員（包括候補黨員）共計一五、六三八、八九一人，其中俄羅斯人九、四八一、五三六人，占總數的百分之六〇·六。蘇共解體前，當其黨員降至一、八五〇萬人時，俄羅斯籍黨員爲一、〇七三萬人，仍占百分之五〇以上。這樣一個大黨疏離蘇共，其打擊該是致命的。這個黨由波洛茲科夫領導，對戈巴契夫的改革也是一大威脅。不過，已於蘇共第廿八次代表大會中脫黨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曾下令禁止俄國境內工作場所的任何政治活動。

蘇共黨內本已分裂，而戈巴契夫的若干親信另起爐灶，更是一大致命傷。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蘇聯總統首席顧問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前外長謝瓦納澤（Eduard A. Shevardnadze）（以上二人均爲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市長波波夫（Gavril Popov）、列寧格勒市市長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科學院院士夏塔林（Stislav Shatalin 兩天後在倫敦宣布撤銷他的簽名）、科學院院士彼得拉科夫（Nikolai Petrakov 曾爲蘇聯總統經濟顧問和助理）、新當選俄羅斯聯邦副總統的魯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俄羅斯聯邦總理席拉耶夫（Ivan Silayav）和科學工業聯合會主席沃爾斯基（A. I. Vol'sky 曾是蘇共中央部長）等九人，聯名發表了建立新的社會政治組織「民主改革運動」呼籲書。這個呼籲書標榜的宗旨是「切實革新社會，以利於人民」，且提出：

把土地還給農民，把勞動成果還給工人，把智力產權還給知識分子，把祖國衛士的榮譽還給軍官，把教堂還給信徒，把文化、傳統和歷史還給人民等口號。這個「運動」在政治上主張「基本人權至上」，「謀求妥協、和解」；經濟上，「提倡

經濟自由、多樣化和各種所有制平等，不懈地實施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在國體方面，則主張「以在擁有主權的人民自願聯合的基礎上，產生的民主國家代替一統化的蘇聯」；在外交和對外經濟中實行平等有利的合作。^⑥

雅科夫列夫是戈巴契夫的高級智囊，他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七日宣布辭去他的總統顧問職務。同年八月十五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Party Control Committee）以雅氏行為抵觸黨規並造成黨的分裂為由，開除他的黨籍。雅氏則於翌（十六）日聲明脫黨。他在聲明中說：「要想對民主化改革有所貢獻，留在黨內就不可能，而且是違反道德的。」^⑦

謝瓦納澤也可稱為戈巴契夫的親信之一，他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的蘇聯第四次人代會上因「抗議獨裁」而辭去外長職務，並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初宣布脫黨。

戈巴契夫對於「民主改革運動」的出現，透過他的新聞發言人表示：這一運動是主張社會和陸與團結以利於改革和民主的力量之聯合體。如果它的行動同其宣布的宗旨相吻合，只能表示歡迎。^⑧不過，高級親信紛紛離去，對戈巴契夫仍是一項打擊，對黨也構成威脅。

上述種種資料告訴我們一件事：即在「八月政變」之前，蘇共內部的整合，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了。

三

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變當時，蘇共未曾有過明顯的反對，而改變的八人執政團中，個個都是蘇共的中央委員。八月廿三日，葉爾欽在戈巴契夫面前簽署了停止共黨活動的法令，戈巴契夫當時表示，此事仍有待國會的投票決定，國會議員應該不會支持此一決定。然而，八月廿八日蘇聯國會投票決定禁止共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

蘇共解體是一件大事，在自由和共黨圈內，其反應是不同的。例如森永和彥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出版的日文世界週報上發表的文章，其題目直譯起來是「性命完全被扼殺的共產黨舊勢力」，副標題是「時針不曾倒轉過來」。而日本共產黨則宣稱，蘇聯共產黨的解體，是日共所批判的「大國主義、霸權主義破產的證明」。換句話說，蘇共的失敗正是日共的勝利。

中共如何呢？在東歐、蘇聯巨變後，中共實際上惶惶不安，步步為營，慎防受「蘇東波」的影響。口頭上則強調「國情

註⑥ 關於「民主改革運動」資料，參見盛世良，「蘇聯總統顧問和前外長發起建立新黨」，瞭望，中共，一九九一年第廿九期，第三八頁。

註⑦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七日，第六面。

註⑧ 參同註⑥。

論」，說中國大陸不同於東歐和蘇聯，不會受到骨牌效應的波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彷彿是一道防波堤。對於解體的蘇共，似乎有些痛惜。中共報刊選用來自舊蘇聯地區的一些文章或有關報導，有意無意地暗示蘇共仍有復興的希望。

俞汲深在他的文章中，報導蘇聯共產黨人在危難中仍然鬥爭不懈。「八·一九」政變後，還可以從蘇聯報刊和廣播電視中，不斷聽到關心蘇聯和蘇共命運的呼號。不過，俞文主要是在敘述「八·一九」以前蘇共黨人在危難中的鬥爭，對於政變之後，文章只說：目前，蘇共組織處於癱瘓狀況，然而千百萬共產黨人依然存在。今後蘇共是一種什麼組織狀況，會不會改名稱；在聯盟已成爲邦聯——經濟共同體的情況下，還有沒有全蘇性的共產黨組織；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有的可能改變名稱）之間是否和如何建立橫的聯繫。俞汲深對此等問題也只能說「還需觀察」。但他說有一點可以肯定：蘇聯共產黨人決不會停止爲理想而鬥爭，社會主義信仰決不會在蘇維埃大地上泯滅，艱難困苦的條件一定會造就出來真正的共產主義鬥士。^⑥

大陸人士蘇宣在一篇文章的開頭說：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失敗後，真正的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右翼勢力的猖狂迫害所嚇倒，並沒有停止鬥爭。^⑦

中共報刊引用過來自蘇聯地區的「鬥爭」資料，茲分抗議與組織活動來述介這些「鬥爭」。

蘇共被禁止活動後，羅伊·麥德維杰夫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三日在蘇聯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發言，斥責「把蘇聯共產黨從政治舞台上驅逐出去並停止其活動是非法的和專橫的」。他說「蘇共中央過去從沒有作出，今後也不會作出自行解散的決定。」

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加契夫（Ye. K. Ligachev）和俄共中央第一書記庫普佐夫也發表了類似的談話。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久甘諾夫於九月十四日發表聲明，指出不定期中止俄共和整個蘇共的活動的決議以及隨後採取的行動「沒有任何重大的法律依據」，它們是「對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憲法和現行法律的一系列粗暴破壞」。聲明要求蘇聯和俄羅斯聯邦總統撤銷其命令，「恢復黨的所有合法選舉出來的機構進行活動的條件」，其中包括俄共中央全會和代表大會；要求「蘇聯憲法監督委員會、蘇聯和俄羅斯聯邦檢查院、地方法院和檢察院機構立即制止瓜分黨的財產的行動，給予這種行動以相應的法律評價」；請求「蘇聯各級人民代表、政黨、社會運動、宗教組織對國家出現的恣意妄爲和無法無天的現象表明自己的態度」；希望「蘇聯勞動人民、一切誠實和進步的公民聯合起來，堅決反對目無法制和恣意妄爲的作法。」^⑧

其他人的其他反抗言論，自然還很多。

註⑨ 同註⑤。

註⑩ 同註②。

註⑪ 同註②。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俄羅斯共產黨八名中央書記發表聲明，抗議俄羅斯總統下令禁止蘇共和俄共活動。聲明說：俄羅斯共產黨總共只工作了一年。在此期間，俄共盡一切可能確保社會穩定，不讓聯盟解體，同時在政治和經濟改革過程中保障勞動人民的利益。數千萬人將自己的命運與蘇共聯繫在一起，有意識地消滅蘇共是對民主的嚴重打擊，同時也是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侵犯。這個聲明在最後，向蘇聯和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學者、律師、法學家以及政黨等組織發出呼籲，希望他們支持俄共中央書記們關於在法律基礎上決定蘇共和俄共命運的要求。^⑫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多名共產黨人民代表向憲法法院提出訴訟，認為葉爾欽總統關於禁止蘇共、俄共活動的命令違反憲法。總統一方也向法院提出訴訟，認為蘇共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構，總統有權禁止違反憲法的國家機構的活動，要求法院審理蘇共存在是否合法。憲法法院從五月開始審理以上兩案，合稱蘇共案。庫普佐夫、久甘諾夫等代表俄共出庭。互為被告和原告的雙方在法庭上進行了長達半年的唇槍舌劍的辯論，憲法法院開了五十二次聽證會，於十一月三十日作了折衷性的判決。宣布：葉爾欽禁止蘇共、俄共區以上領導機構符合憲法；但解散區以下的基層組織違反憲法，因為基層組織具有社會性，有權在現行法律範圍內進行活動；葉爾欽沒收蘇共在使用的那部分實際屬於國家所有的財產合法，但國家無權擁有屬於蘇共和俄共的財產，這部分財產問題將由有關各方到仲裁法院去解決。^⑬

以上應屬於抗議活動。

四

蘇共黨人在「八·一九」政變後，仍有組織性的活動，或是成立新組織從事活動。不過，首先要說明的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已不單純是共產黨或共產黨人的其他政治組織。

依照蘇聯人士B·斯拉溫的說法，一九九一年時蘇聯國內約有六萬個之多的各種非正式的同盟和組織。他在文章中指名的政黨和組織有：自命為反社會主義組織代表的「民主聯盟」（一九八八年）；聲稱代表知識分子利益的無政府工團者同盟、聲稱是工人階級和社會全體勞動者的具體利益代言人的蘇聯勞工聯合陣線等，於一九八九年春夏成立。一九九〇年春夏出現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是從一九八八年至八九年建立的人民陣線中分化而來的。不久前，自由民主黨、立憲民主聯盟、馬克思主義工人黨（無產階級的黨）也公開在社會上露面了。一九九〇年五月，俄羅斯民主黨在一片喧鬧聲中成立；七月，

註⑫ 人民日報（中共），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六版。

註⑬ 黃慧珠，「俄共的復生——記俄共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瞭望，一九九三年第九期，第四四頁。

君主黨也粉墨登場。甚至還有合作社員、農場主、民族主義者，以及一些居民階層，也在吵嚷著申請成立自己的黨。^④

斯拉溫的文章寫得較早，他所敘述的都是蘇聯政變前的政黨。政變後這些黨或新成立的黨，仍然會繼續活動。這會讓我們記住，當我們敘述蘇共解體後共產黨人的組織活動時，不可忽略社會上還有其他政黨甚至很多是反共的政黨在活動。

要弄清楚蘇共和俄共被禁活動後，舊蘇聯地區共產黨人活動情況及其組織，是一件頗不容易的事。因為資料不全而且零亂，組織的名稱也屢經改易，難以釐清。茲根據麥德維杰夫和A·馬爾采夫二人合寫的「蘇共禁止後的俄羅斯共運」一文中所列舉的組織並參考其他資料摘述如下：

(1)全蘇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以尼娜·安德烈耶娃為首的「布爾什維克綱領派」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在莫斯科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有五〇〇多名代表出席，為召開蘇共廿九大作準備。蘇共被禁止後，該派的積極分子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在列寧格勒召開了新黨成立代表大會，來自俄羅斯十八個州、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波羅的海和中亞的一六四名代表出席了大會，一致通過黨章、黨綱，定黨名為「全蘇布爾什維克共產黨」。該黨目標是恢復蘇維埃政權和行使「無產階級專政職能」的蘇維埃國家，恢復蘇聯的統一並使其成為世界大國。其黨章幾乎是一九五二年九大通過的蘇共黨章的翻版。安德烈耶娃當選為黨的總書記，選舉產生了十五名中委和四名候補中委。不過該黨並未註冊，也不曾在報刊揭露活動的任何材料。

(2)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該黨是在「俄羅斯共產黨人倡議運動」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五日、十六日勞動人民聯合陣線成立，在蘇共廿八大召開前夕，該陣線和其他類似的組織和運動在列寧格勒召開了俄羅斯共產黨人「倡議代表大會」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會議，目的是建立蘇共內的反對派。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初在列寧格勒召開「倡議代表大會」第三階段會議，五七四名代表出席會議，代表二五〇萬蘇共黨員或四分之一的俄羅斯共產黨員。一九九一年六月再次召開「俄羅斯共產黨人倡議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採取了極端激烈的反對戈巴契夫的立場。

政變後蘇共被禁活動，倡議運動領導人即籌備建立新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三、廿四日在葉卡捷琳堡市（原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鐵路工人文化宮召開新黨成立大會，來自前蘇聯十四個共和國和莫斯科、聖彼得堡（原列寧格勒）、新西伯利亞和伊爾庫茨克等大城市的五二五名代表出席，其中有一九七名工程技術人員，九七名工人和三〇名失業者。新黨於廿四日正式宣告成立，定名「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通過了黨綱、黨章。該黨綱領性聲明指出，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為依據，其活動的目的在於建立工人階級政權，而勞動農民和愛國知識分子則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

註④ B·斯拉溫，「談蘇聯社會目前的黨派問題」，徐水平譯，國外社會科學，南京，一九九一年第七期，第三六、三九、四〇頁。

「黨章則保留了民主集中制原則，禁止黨內成立任何派別，滿十六歲者均可申請入黨，規定在選舉黨的領導機關時，工農代表所占席位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大會選出了八五名中委，未產生主席或總書記，規定組織局的全體成員享有平等權利，輪流主持其會議。該黨領導人是B·秋利金（俄共中委）、A·謝爾蓋耶夫教授（蘇共中委）、A·馬卡紹夫將軍、R·科索拉波夫（從布里茲涅夫時期就在蘇共中央意識形態機關工作）、M·波波夫（列寧格勒）、T·阿凡利阿尼（庫茨巴斯）、Yu·捷連季耶夫（倡議代表大會的領導人之一）、A·佐洛托夫等。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六日，總部設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領導人，打電報給原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要求把從克里姆林宮屋頂上降下來的蘇聯國旗交給該黨保存（廿五日晚，戈巴契夫發表辭去蘇聯總統的聲明，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屋頂降下，換上紅藍白三色的俄羅斯國旗）。該黨領導人在電報最後說：「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面國旗又會在克里姆林宮上空升起。」

該黨於一九九二年一月向俄羅斯司法部註冊登記。

(3) 共產主義者同盟、俄羅斯共產主義者黨、勞動黨「馬克思主義派」。上述三者是由「馬克思主義綱領派」分裂組成的。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八、廿九日，該派協調委員會莫斯科地區的委員們倡議召開全蘇代表會議，為建立新黨成立組織委員會。九月七日至八日召開了代表會議，出席者只三〇人，成立了以前蘇共中央委員阿列克謝·普里加林為首的組委會，決定著手成立新黨，並仿效一八四八年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將新黨定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同年十一月十六、十七日在莫斯科召開新黨擁護者全蘇代表會議，有一〇八名全權代表和一〇八名來自共產黨人小組的代表參加。普里加林作主要報告，通過決議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大會同時支持組成共產主義運動和政黨聯合的想法，以便形成統一的共產黨，因而決定派遣全權代表團出席將於同月廿三日在葉卡捷琳堡舉行的共產黨人代表大會（「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在該次大會上成立）。代表會議通過了臨時章程和綱領提綱。一九九二年一月，該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未被俄羅斯司法部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來註冊登記，而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綱領派」社會政治運動註冊的。該黨領導人有普里加林（主要思想家）、V·伊薩伊奇科夫（馬克思主義綱領派兩位主席之一）、S·捷列霍夫和O·麥利尼科夫等。

「馬克思主義綱領派」代表會議的部分代表在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一個月後，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旬在莫斯科召開了另一次代表會議，有一三七名代表出席，決定成立「俄羅斯共產主義者黨」。該黨領導人為原俄共中委A·克留奇科夫（「馬克思主義綱領派」領導人之一）。原俄共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別洛夫支持該黨。截至一九九二年初，該黨人數不足二、〇〇〇人，多數為大學教師，藝術界知識分子。

「馬克思主義綱領派」中的第三部分人，在原俄共中委布茲加林的影響下，與社會黨和工會領導人一起成立了勞動黨「馬克思主義派」。

(4)自由俄羅斯人民黨。該黨是由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在莫斯科成立的俄羅斯共產主義者民主黨改名而來，又稱魯茨科伊黨。一九九一年八月初加入該黨的大約七、〇〇〇人。魯茨科伊聲稱，至少有五〇〇萬蘇共黨員同情該黨。該黨成立時宣稱，將在蘇共範圍內活動，同時又是國內民主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號召其成員保留蘇共黨籍，同時積極參加民主改革運動的建立和活動。

蘇共和俄共對該黨建立持反對態度。魯茨科伊、利皮茨基和普羅塔先科被開除出俄共中央，魯、利二人還被蘇共開除。一九九一年十月末俄羅斯共產主義者民主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黨員人數未增，在一些州和共和國中反而有些減少。

這次大會改黨名為「自由俄羅斯人民黨」。該黨開始時並未放棄社會主義概念，但認為必須對其進行現代的解釋，稱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只是最重要的社會趨勢之一。該黨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對自由、社會正義、社會保障的嚮往。不過，後來在「自由俄羅斯人民黨原則宣言」中，已不包含社會主義概念，與民主黨的文件沒有什麼區別。

(5)俄羅斯工人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個工人小組，兩個俄羅斯人民代表V·吉洪諾夫和I·沙什維阿什維利，莫斯科工人俱樂部主席K·尼古拉耶夫，莫斯科工人聯盟副主席E·多羅文等人，聯合發表「告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人民書」，號召成立工人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伊利奇工廠召開了該黨成立代表會議。許多莫斯科工人組織的代表和工會活動家在代表會議上祝賀工人黨成立。會議通過了黨章和綱領提綱。惟該黨遲遲不能註冊，因為未達到註冊規定人數一五、〇〇〇人。

(6)斯巴達克小組。一九九一年在莫斯科成立。這個小組自稱是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的蘇聯支部。在西歐擁護者的支持下，開始發行二萬五千份的『斯巴達克』公報。該組織把蘇軍撤出阿富汗認為是對世界革命的「背叛」。他們參加保衛列寧博物館和列寧墓的活動。在工人大會上高唱「國際歌」並散發大量傳單，聲明「粉碎布希、葉爾欽及其反革命的血腥計畫的關鍵，在於預先在蘇聯創造出托洛茨基分子的中心。」¹⁵

五

註⑮

R·麥德維杰夫、A·馬爾采夫，「蘇共禁止后的俄羅斯共運」，蕭桂森摘譯，東歐中亞問題譯叢，北京，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二一八頁。

除前文引述者外，當然還有一些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在活動。例如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一個「工人階級列寧主義黨」在新西伯利亞宣布成立。這個黨宣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自己的思想基礎，並為工人、職員、知識分子、農民等所有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人的利益服務。

在原来的各加盟共和國，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八日，塔吉克共產黨中央非例行全會發表聲明，決定退出蘇共，完全獨立。九月九日，哈薩克共產黨召開非例行緊急代表大會，決定脫離蘇共，為獲得獨立政治組織的地位，改名為哈薩克社會黨，宣布它是哈薩克共產黨的繼承者。九月十四日，烏茲別克共產黨召開第廿三次非常代表大會，決定改名為人民民主黨。九月廿一日，已經退出蘇共的塔吉克共產黨，召開非例行代表大會，決定改名社會黨，並聲稱它是塔吉克共產黨的繼承者。在九月廿二日塔吉克代理總統阿斯洛諾夫命令中止塔吉克共產黨活動並將其財產收歸國有後，塔吉克共產黨人組織群眾集會，迫使阿斯洛諾夫下台。塔吉克議會任命在戈巴契夫上台後被解職的前塔吉克共產黨領導人納比耶夫（Rakhmon Akayev）為代總統。後來，納比耶夫辭職，表示要在總統選舉中與其他候選人在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⁹⁸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廿六日，「共產主義者同盟」領導人普里加林在記者會上指出，當時俄羅斯已有四個共產黨。他主張所有自認為是蘇共合法繼承者的政黨今後應該聯合組成一個共產黨，或者組成共產主義運動聯合會。他也說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政治任務是「使國家回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抵制資本主義復辟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恢復蘇維埃政權」。

最值得重視的還是傳統的俄羅斯共產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底，憲法法院對蘇共案作出的判決，對企圖恢復共產黨組織與活動的人，有了一些方便。同年十一月，俄共已成立了籌備召開俄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組織委員會。俄羅斯司法部部長費多洛夫（Nikolai Fedorov）曾宣布此項集會為非法。不過，俄羅斯憲法法院院長佐爾金（Valery Zorkin）則認為根據憲法規定，共產黨有召開代表大會和設立委員會的權利。大會開幕前夕，法院聲明，根據其地區基層組織活動的特點，共產黨有聯合的權力，有舉行會議的權利。

俄羅斯共產黨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於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三、十四日在莫斯科北郊舉行，這是一次重建和聯合大會。俄國全國各地基層單位選出的六五一名代表（實際代表人數八〇五人）出席，代表了近五〇萬黨員。一〇〇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列席，來自白俄羅斯、烏克蘭、立陶宛等國的客人應邀出席大會。盧基揚諾夫（A. I. Luk'yanov）、亞納耶夫（G. I. Yanayev）等剛從「水兵寂靜」監獄假釋出來的七名政變分子也參加了大會。大會由前俄共第一書記庫普佐夫（Valentin Kuptsov）擔任主席。他在大會開幕詞中強調：「我們不僅要復興共產黨，而且還要復興整個共產主義運動。」

註⑩ 參同註②及人民日報等資料。

魯基揚諾夫在大會上說：「共產主義思想在俄羅斯仍有前途。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才是社會前進的方向。」另一位假釋出獄的參加改變的分子、前俄共政治局委員謝寧（Oleg Shenin）也在大會上說：「如果共產黨和愛國力量團結，使黨振興，蘇聯亦有機會復興。」

這次大會由俄羅斯和外國記者約二〇〇人赴會場採訪。大會選出由近一四〇人組成的領導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前俄共中央書記、民族救國陣線主席之一久甘諾夫當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庫普佐夫、俄共議員團主席雷布等六人當選為副主席。當地有些輿論認為，這次大會的召開，可能是共產黨復蘇的開端，它將重新成為俄羅斯全國最大和有影響的群眾性政黨。瞭望周刊記者黃慧珠在記俄共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的報導中強調，這次大會取得令俄共領導人和大多數代表滿意的結果。她說：

首先，與會代表文化層次高，實踐經驗豐富。六五一名代表中有五四四名受過高等教育，有三分之二的人來自生產第一線，有二三七名是俄國各級人民代表，在群眾中有一定影響。

第二，大會通過的文件確定了重建後俄共的宗旨、性質和任務。執委會主席久甘諾夫說，俄共是一個全新的黨，與蘇共本質的區別，蘇共是國家政治組織，執行協調機構，而俄共是在勞動集體基礎上建立的社會政治組織，是代表各階層人民利益的勞動人民的組織。俄共將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思想，其思想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公正、蘇維埃人民政權、愛國主義和國家統一，俄共認為恢復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振興俄羅斯的唯一道路。大會文件規定，俄共將在俄聯邦憲法和法律範圍內進行合法鬥爭，利用議會和非議會的一切鬥爭形式，通過憲法手段獲得政權，捍衛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者的利益，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久甘諾夫宣布，俄共主張進行改革，建立強大的統一國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維護國家安全和發揮俄羅斯的潛力。

第三，大會建立了比較健全的領導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六名副主席，具有從事組織、黨務、理論、法律、農業以及社會等方面工作的實踐經驗，是俄羅斯社會各界和名人士，執委會成員代表性廣泛，各地區各部門都有代表，基本形成了俄共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系統。此外，代表大會還確定了俄共目前的任務和工作步驟，要求全黨深刻領會大會文件精神，宣傳大會成果，力爭儘快在司法部門登記註冊，爭取合法地位；與各黨派、運動、議員團、工會組織等領導人舉行會晤，討論俄國內的形勢、協調行動等等。^{①7}

俄羅斯共產黨已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廿四日經俄司法部准予註冊，成為俄國最大的合法反對黨。

此外，蘇聯共產黨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廿六、廿七日在莫斯科舉行第廿九次代表大會，決定在蘇聯恢復之前把蘇聯共產黨

註①7 同註⑬。

改組爲「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來自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原蘇聯十三個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除外）的近四〇〇名代表經過激烈討論，通過了新的黨章、黨綱和有關決議。根據新黨章，共產黨聯盟—蘇共成爲原蘇聯領土上形成的各獨立國家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思想基礎的共產黨國際聯盟，其目標是在各國人民平等、自主和友好原則下恢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關於要求歸還蘇共財產等問題的決議，選出了共產黨聯盟—蘇共的領導協調機構—黨的委員會。¹⁸

六

回到我們的本題罷。

蘇聯共產黨能夠復興或復生嗎？這不是一兩句話可以回答的問題。

蘇共本是依照列寧建黨學說建立起來的。在性質方面，它是（至少自命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表無產階級革命並代表無產階級專政；在組織原則方面，主張民主集中制，有著金字塔形的高度集權的組織系統；在政治方面，它的地位高於國家，有憲法條文保障「蘇聯共產黨爲蘇維埃社會領導與指導力量，爲政治制度、國家與社會組織之核心」；在經濟方面，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央計畫經濟；在對外方面，強調共產黨的國際性，要領導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蘇共即使能夠復興或復生，上述種種也難以恢復。

依照麥德維杰夫和馬爾采夫的說法，過去蘇共有四、二二八座行政辦公大樓、一八〇個社會政治中心、一六個社會政治研究所、一三四個賓館、一四五個汽車場、八四〇個車庫、二三所療養所、五〇億盧布和一·五億美元的銀行存款。這是被俄羅斯當局查封或沒收的數目。¹⁹

蘇聯共產黨究竟有多少存款，實在是一個謎，蘇聯政變後，共黨活動被禁，蘇聯和俄羅斯當局曾要求包括瑞士在內的幾個西方國家，凍結蘇共的祕密存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計檢查委員長奧爾洛夫說，政變以前，蘇聯財政當局有兩個祕密戶頭存有五〇〇多億盧布（依當時官價約合九〇〇億美元）。這些戶頭從一九三九年就已設立，當初是作爲緊急災害救濟、復舊之用，不知什麼時候，這些戶頭從預算中刪除，那些錢極可能流爲共產黨的資金。²⁰

註¹⁸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第六版。

註¹⁹ 同註¹⁸。

註²⁰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九面。

蘇共會復生嗎？

今後在舊蘇聯地區包括俄羅斯聯邦，都不可能再有一個如此的富黨出現。

蘇共黨員最多時一、九〇〇多萬，俄羅斯籍黨員曾達一、〇七三萬人。俄羅斯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黨員約四五萬人，該黨註冊後，其執委會主席久甘諾夫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記者會中聲稱，該黨黨員六〇萬人。

黃慧珠在報導俄共第二次代表大會時說，俄共是俄羅斯目前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它把聯合俄國一切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的黨派、運動作為工作目標。俄羅斯目前另外有十來個這樣的組織，最大的是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有八萬成員），此外還有社會主義勞動黨（六萬）、全俄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黨（一萬人）、共產黨聯盟、俄羅斯共產黨人黨等等。^②

俄羅斯共產黨不只是俄羅斯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恐怕也是舊蘇聯地區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然而，他的地位已是反對黨，黨員不過六〇萬，豈能望過去蘇共之項背！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馬列主義和共產黨不會馬上消滅，它們還會延續一個時期。也許能利用俄羅斯的政經困難，抬頭於一時。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能再是完璧，矢志復興整個共產主義運動、恢復社會主義道路的俄共，在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中，也出現了「社會主義與市場並存」、「捍衛民主」等等口號。是頗耐人尋味的。至於在舊蘇聯地區恢復過去那種性質、地位、規模的，單一的、唯一的共產黨，絕無可能。未來可能是在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下有多黨林立（會逐漸減少），但沒有一個再能趕得上現在俄羅斯共產黨的規模，更不用說過去的蘇共了。

蘇共的名義即使還存在，也很難真正的復興或復生，俄羅斯共產黨也很難取代過去蘇共的地位。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俄國會大選，共黨得票率百分之十一，居第三位，這並不代表它的前途就十分光明。

*

*

*